

南亭和尚的書藝遺韻

范觀瀾

這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是在庚寅冬日的一個午後，一個陌生的長途電話突然闖進了我的手機。一開始以爲是騷擾來電，後來對方自報家門說是山東一畫廊的主人，專事收藏泰州籍佛教高僧南亭和尚的書法作品，從網路上得知我對泰州佛教研究，並寫過《一代華嚴宗主南亭》等佛教著作。輾轉多處獲知了我的號碼。聽此一番表白，我油然而感到特別親切。的確，多年以來我做的地域佛教文化研究這項工作似乎是在孤軍作戰，心裡總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共同參與啊！

南亭和尚是我的家鄉傑出鄉賢。泰州的志書人物傳上有著專門的記載。南亭（一九〇〇—一九八二），名滿乾，別號雲水散人，法名曇光，俗姓吉。泰州曲塘鎮人。十歲時披剃師事文心，智光兩法師，師公道如老則躬授四書、佛經、詩偈。後進泰州儒釋初高等小學學習。學成後回寺，日課之外兼修文史。民國八年至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次年去常州天寧寺學禪，一年後恰逢智

光在泰州北山寺開講《大乘起信論》，遞負笈前往，取悟益多。又兩年，考入安慶迎江寺安徽佛教學校，親炙常惺法師，研求華嚴五教儀、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諸科，慧學大進。迨畢業，任常州佛學院助教，旋至上海華嚴學會，從應慈老法師學習《法華》、《楞嚴》、《華嚴懸疑論》諸經論，課餘爲四衆講授《八識頌》、《五教儀》、《中觀論》。

民國十六年起，南亭在上海、常州、鎮江、無錫各寺院開講各種經典。民國二十年蘇北大水，泰州光孝寺住持常惺邀請南亭到泰州襄助救災，並聘爲光孝寺副寺。常惺創辦光孝寺佛學研究社，由南亭主持教務。民國二十二年春，光孝寺傳三壇大戒，南亭升爲監院，並受記莧。次年常惺雲遊弘法。將寺務、社務及泰州佛教會主席等委託南亭兼承。抗日戰爭期間，南亭創辦僧衆救護訓練班，支援李明揚部軍需，並啓建護國息災法會，虔求佛力護佑國祚。抗日戰爭勝利後，曾在焦山定慧寺

、上海沉香閣、杭州妙香庵、無錫大悲庵駐錫。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南亭與智光一同赴臺灣。在台他協助章嘉大師籌建臺灣「中國佛教會」並出任秘書長，掌理會務。後來並三度出任此職，並擔任佛教會常務理、監事多年。正由於他們的弘揚佛法，使寶島臺灣佛教，方始脫離日式齋教形式，恢復了祖國佛教的傳統規模。

一九五二年在臺北創設華嚴蓮社，後又創辦華嚴專宗學院。一九六四年為紀念智光長老，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後又創辦華嚴僑愛講堂。開辦華嚴僑愛兒童村，收容孤兒，澤及幼嬰，社會各界，備極讚揚。

一九八二年九月，南亭圓寂於臺北，骨殖在臺灣，建塔于觀音山麓，二〇一〇年五月舍利回歸祖庭泰州光孝寺供奉。

南亭和尚，南老人，當代中國佛教界乃至於世界佛教界都稱之為的一位顯赫人物。有人曾這樣讚頌他：「南老人是今日佛教界的通才，無論內典外籍、書法寫作、梵腔唱誦、講座論辯、辦學育才、宏化度眾，樣樣具備、無不通曉，實在是佛教界不多得之法將。」

讓我能夠有幸深入研究南老，還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末，由於工作的機緣，我在廈門大學專事學習臺灣知識，在那海峽兩岸封閉的時段，從相關資料上知道瞭解到南老人在臺灣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後來看到一本《南亭和尚紀念集》。那是在南亭和尚圓寂後，臺北華嚴蓮社出版的《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該書圖文並茂，系統地介紹南老人的生平以及人們對他的評價，書中既有紀念文輯、又有禮贊題詞、聯幛，還有老人家的遺墨選輯以及大量的史料照片等。書中的題詞聯幛和文章中包含了上至當時臺灣地區最高元首和各級政府首長，下及諸山長老僧信大眾。他們紛紛寵賜瑤章、以頌以贊，將老人家之潛德幽光，表揚備至。後來我又陸續收到南老人在臺灣出版的全集，竟然有厚厚十二本之巨，三百萬字之多。這樣在浩繁而翔實的資料中讓我深深地對這位傑出的鄉賢的瞭解和萌生了無限地敬仰。同時對南老人的遺墨作品覺得越看越有味道，還能讓你倍生歡喜心。

在後來的日子裡，有一次碰上機緣親近到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當代著名書法家、詩詞大家趙朴初老居士。聽他老人家嘖嘖稱讚南亭和尚。那是在上個世紀的一九八九年春天，筆者在北京飯店曾

受到樸老的宴請，當老人家得知我是泰州人時，他這樣對我說到：「泰州和尚了不起，我曾經當過常惺法師的秘書，在上海我多次聽過南亭法師的講經，他老人家的字寫得好哇。」聽老人家的一番話後，我就曾發心願做好研究泰州佛教這篇大文章。

隨著海峽兩岸之間開放交流，讓我有機會多次踏上寶島。在臺灣讓我真正感受到南老人是位道高望重名傳遐邇的長老。如在臺北智光學校一進校門，南老人親手書寫的語錄就鐫刻在牆上，「乘此日埋頭努力，免他年仰面求人」。在華嚴蓮社，在臺北首剎善導寺等到處都能欣賞到南老人的墨寶。回想二十多年以來，當我常常有機緣親近到當代高僧成一、了中、妙然、隆根、聖嚴、星雲等大師時，聽他們談論的總有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南老人對他們的影響。的確也是如此，一九四九年以後，由大陸渡海赴台僧侶中，除了智光、太滄等少數幾位長老外，南亭算是比較年長的一位。由於他的童真入道，在教界的字派又高，那時剛至五十，正值天命之年。正是南老人從不同的方面提攜了這一批如今都堪稱大師級的高僧。如在臺灣高雄佛光山，筆者就曾聽星雲大師說過：「泰州的特產出和尚，而且出高僧，像南亭和尚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書法也是不得了啊！」被譽為「世僧之尊」的現任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臺灣玄

奘大學董事長、臺北首剎善導寺住持了中和尚聽說筆者在研究南老人的書法藝術還特地從臺灣給我帶來南老人的書法作品供我研究。

記得西元二〇〇九年十一月，筆者曾受時任臺灣華嚴蓮社董事長的成公長老的委託，赴臺北幫助整理智光、南亭兩位老法師的遺物。那次真讓我感觸頗深。整理的那批遺物中，不但有他們自己的作品，同時還有他們的藏品，如書畫大師于右任，張大千等的作品，聽成公長老講，當年于右任、張大千一些名家常常來華嚴蓮社。南老人也常常與他們切磋書法藝術。

品讀南亭和尚的遺墨，感受到老人家書法的整體風格是那樣的清新秀穎，典雅沉靜。那些書寫明理益智、養心怡情的詩文篇章用清新雅致的筆墨藝術形式加以表現，讓你一下子感到氣韻通暢，神行合一，渾然天成。老人家的經文書寫更是一絕。用筆俊朗挺拔，書寫線條幹練，結體精美，章法獨特，無論《金剛經》的長卷還是《心經》的冊頁，他都寫得從容俊逸、暢快自然。他的隸書作品頗有漢碑和清碑的神韻，牢牢把握筆法和書意，飄逸飛動，可謂匠心獨運。那些作品中巧妙地將文字主體、印章、留白以及書寫載體的顏色糅和在一起，產生了獨特的藝術效果和全新的藝術感受。

品讀南老人的遺墨後，筆者以為，書法並不是孤立

的。一定需要有深厚扎實的文化學養作為基礎的。它作為書者靈性韻致的自然流露，品讀南老人的書法作品似乎覺得平淡雋永、爛漫質樸，有一種區別單純書法名家的宏大風格氣度和一般學者文人性情字，學問字的書法審美格調。他的作品在風格意境上又是異常鮮明而迥異於人的。看他老人家的作品總覺得是那麼絲絲入扣，氣息靜雅。

綜觀南老人的一生，自幼啟蒙入學、出家、研習經論、嚴守「身、口、意」三業禁戒，實可謂佛門「菩薩僧」之典範。南老人雖然出身貧寒，知識雖無所源，但他又善長講經、說法、撰文、著述、書法，完全是由於他刻苦飽學以及本身他對佛道上的願力參究所成。南老人在佛教界堪稱一代宗師，他不僅在宗教羈旅上臻於圓融境地，而且我覺得他也像歷史上懷素、弘一、印光等高僧大德一樣，在以書援證佛理上臻於無礙之境。老人家長年累月的抄寫經文，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衆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見佛聞法，真謂功能無量。

山東逸品堂可算是青島的一座特色畫廊。畫廊的主人張軍先生，從事專業收藏已有多多年。他從自己的愛好出發，不去追逐市場和時尚，在藝術市場泥沙俱下的今天，始終堅持著自身的理念與畫廊的定位，嚴格甄選作

品，使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努力發心將好的藝術品推廣到優質的藏家手中。

張軍先生出於一種執著的追求，已經花了好多年的心血傾助力量收藏了南亭老和尚的書法作品。來電話希望我說明他提供南亭老人的輔助資料和溝通一些關係。一位山東人這麼花精力與財力來研究我們傑出的鄉賢。作為我自己多年所從事地方文化研究，亦感到這正是為我所研究的課題能提供一些幫助。他懇切地要我幫助他。我想，應該我是要感謝他啊！

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們常常互有交往，我也曾邀請他來泰州共同商量和探討，並曾去青島看過他的藏品。同時我還和他一起，一有機緣去接觸海外所瞭解南老人情況的人。盡可能將他所做的南老人書法作品收藏研究這項工作力求更加完美。

張先生的執著，真讓你頗受感動的，有時他突然有個想法，深夜會來個「伊妹兒」，同樣也能激發起你的熱情。記得西元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夜裡十一時四十七分，我剛躺下。突然間手機「滴滴」響起。是張先生來的「伊妹兒」這樣寫到：「范兄，你好！我收集南老的作品，整理正在拍照。請把兄的郵箱告訴我！朋友在臺灣幾乎是為我拉網式做搜集南老作品。很令我感動！我們就把這個展覽和出版作品集當成一件人生中的大

事來辦吧！爲了南老！也爲了佛教的傳承！」

「爲了南老！也爲了佛教的傳承！」如此的境界，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好好做事呢。幾年來，張先生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整理出南老人的一批批書法作品，並要出版作品集。讓這個文化能廣泛更加的得到傳播。出

印順導師語錄

諸法無我法則：諸法無我，是緣起三法印的中心，是完成學佛目的的樞紐。深入無我而體證的實義，姑且不談，現在從兩方面說明怎樣把它應用到研究中。研究佛法，應有無我的精神。無我，是離卻自我（神我）的倒見，不從自我出發去攝取一切。在佛法研究中，就是不固執自我的成見，不存一成見去研究。若主觀的成見太強，就難得正見經論的本義。依佛法的見地，認識是能知所知間互相關緣成的費用，本沒有離卻主觀的純客觀的認識，並且還是特別受著過去熏習的限制。但如能不有意的預存成見，那在構成認識時，能更逼近經論的本義；經論本是依著人類共許的假名而安立的。一般宗派的學者，固執他所宗的行動解為標準，在研究講說時，不問經的內容如何，只將自己所學的那一套湊上去。等於不問對方的頭大頭小，就拿自己頭上的帽子去套。如果有了這種成見去治佛法，結果是

版之前，張先生希望我能寫段文字充當序言，懷著對鄉賢南老人的崇敬，著意頌揚老人家的文心墨韻。我想南亭和尚這位被譽爲「平凡僧中的聖僧」。他的書藝遺墨一定會如同他法身舍利是永遠讓後人頂禮膜拜的啊！

可以想像的。這一步工夫不容易做到，但我們總得注意去學，漸漸的減輕自己的私見。減少成見的方法，這裡不妨一談：嘉祥大師說：「將此等戲論掃盡：自見經論本意」，這實在是難得的名言。在研究一經一論時，切莫自作聰明，預存見解；也莫偏信古說，大翻註釋。最好，在這一經一論的本身上去尋求解說，前後互相發明。若不能獲得明確的定義與見解，再從與此經此論思想很接近的經論中去參考。如研究『般若』，可以參考『思益』，『持世』，『無行』，『無盡意』等經；『中觀』，『智度』等論。如一時不能理解，這儘可由它不懂，應該「多聞闕疑」，把它筆記下來，再慢慢的求參考。勿穿鑿附會，自以為然！

《妙雲集》下編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